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印风
历代印
金封泥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历代印玺封泥印风

总主编 黄惇
本卷主编 傅嘉仪

重庆出版社

总策划： 李书敏
周永健

总主编： 黄 悄
本卷主编： 傅嘉义

责任编辑： 周永健
裴小蕙

印章释文校阅： 戴 文
李伟鹏

技术设计： 郑汉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历代印玺封泥印风
LIDAI YINTAO FENGNI YINFENG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66-4132-X / J · 542
定价： 65.00 元

凡例

一、《历代印风系列》,(以下称《系列》)计 21 卷,分卷为三个类别:①先秦至清初用断代的方式划卷,该类计有《先秦印风》、《秦代印风》、《汉晋南北朝印风》(上)、(中)、(下)、《隋唐宋印风(附辽夏金)》、《元代印风》、《明代印风》、《清初印风》等 9 卷。②清代至近当代以印章流派分卷,该类计有《清代徽宗印风》(上)、(下)、《清代浙派印风》(上)、(下)、《赵之谦印风(附胡鑊)》、《吴昌硕流派印风》、《黄牧甫流派印风》、《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齐白石、丁二仲、经亨颐、简经纶、来楚生印风》等 9 卷。③以印章的特殊类别分卷,该类计有《历代印匱封泥印风》、《历代图形印吉语印印风》、《明清瓷器押印印风》等 3 卷。

二、《系列》撰有总序,以明白书之编撰宗旨;有专论,以研究各卷所涉印章的学术、艺术问题;其中部分卷有年表,以提供各卷所收印章、印人、印事的研究素材;有印人传,以提供流派印人的生平、时代背景材料、著述等资料,以便读者对印人有更多的了解。其中部分卷末设年表、印人传,或有年表不设印人传,其原因为两种:①有的卷因所收印章的年代久远(如先秦、秦代、汉魏、南北朝等)印学资料严重不足,故省略年表;因流派印尚未产生,故不设印人传。②少数分卷已将印人传的内容并入专论中,故亦省略印人传。

三、《系列》各卷尽可能按时序排列先后,不能确切考辨其刻制时间者,则据其风格特点归类排列。

四、《系列》各卷印章的释文,尽可能考识为今用简化字,目前尚不能考识的印文以“□”形符号注明,目前我们尚无法识读的印章(如辽、夏、金、元等部分印章)则标明“待考”,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五、《系列》各卷所收印章,为照顾版面的美观,均未编号,故释文按版面印章的分布分行排列,以便读者按行对应释读印章。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书目

- 先秦印风
- 秦代印风
- 汉晋南北朝印风(上)
- 汉晋南北朝印风(中)
- 汉晋南北朝印风(下)
- 隋唐宋印风(附辽夏金)
- 元代印风
- 明代印风
- 清初印风
- 清代徽宗印风(上)
- 清代徽宗印风(下)
- 清代浙派印风(上)
- 清代浙派印风(下)
- 赵之谦印风(附胡钁)
- 吴昌硕流派印风
- 黄牧甫流派印风
- 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
- 齐白石、丁二仲、经亨颐、简经纶、来楚生印风
- 历代印匱封泥印风
- 历代图形印吉语印印风
- 明清瓷器押印印风

中国历代印风总序

黄 悷

印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的实物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凭信，已经使用了印章。此外在制陶工艺中，古代的劳动者所使用的陶拍与戳子，在使用上与印章之手段相合，抑或它原本就是产生印章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凭信的印章与作为劳动工具的戳子，在长期发展中合流，成为印章绵延数千年存在的基础。在实用印章阶段，秦汉时期堪称鼎盛。六朝以降，印章开始与书画艺术结缘，书画上的鉴藏印成为印章向纯艺术过渡的契机。由于文人将印章不断引进书画，并注入更多的艺术因素，至元代始演化为一门自觉的文人艺术。在元代不仅确立了印宗秦汉的审美观念，且出现了集自写自刻于一身的文人篆刻家。此后经明清文人的努力，在印材、技法、创作思想、艺术理论诸多方面逐渐使篆刻艺术得以丰富和完善，至此印人辈出，流派变换，风格绚烂，蔚然成风。这样明清两代作为文人篆刻艺术的高峰期，与秦汉时期的实用印章被称为印章史上的“双峰”。在文人篆刻艺术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民间手工业中的印章也以自己的传统向前发展，尽管他是非常自觉的，但依然孕藏着艺术的创造，宋元时期的押印和明清陶瓷上的押印集中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自唐代以来，便出现了记录印章的印谱。印谱从最初的原始形貌至今，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各时期的各种印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其一是集古印谱，即将历代留传与出土的古代印章汇集于一谱，它兼有考古和鉴赏的双重功能。其二是摹古印谱，它是晚明以后，印人为学习古代印章自己动手以各种印材摹刻后钤拓成的印谱，其目的用以展示印人在临古上的传统功力。其三是创作印谱，即文人篆刻家将自己创作的印作并侧款钤拓汇集而成，它是篆刻家艺术作品的集中体现。将一个时期诸位篆刻家的印拓或将同一流派的篆刻家印拓汇辑于一谱，实际上是若干创作印谱的合成。因此印谱之类别舍以上三种则无其他。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收集，囊括了从商代至近世的历代印章，从印谱的分类上则可以说这是诸类印谱的综合。我们知道由于印章本身所具的内涵，编辑印谱的动机并非出于相

同的立场。例如 60 年代罗福颐先生集辑《古玺汇编》就主要出自考古学的立场。与之不同，《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虽然必须借鉴和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对印章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着眼于“印风”——即印章的艺术风格，因此它的视角主要是从艺术学的立场出发的。

在元代之前的实用玺印分类中，我们注意到了两条必不可少的线索。一是时代顺序之线索，二是艺术形式之线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诸种实用印章所具有的艺术形式的因素，如印章用途、印章形制、印章制度；入印的文字差异、地域的差异；印材的差异及不同的刻制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着印章艺术形式的不同，决定着印章艺术风格的变异。并且因这两条主线索与诸多决定形式美的因素交叉影响，形成了实用印章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为此，如何以艺术形式来确定艺术风格的分类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课题。

同样，欲清理元、明、清以来流派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类型，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首要的事情是确定代表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因此必须拂去时代尘埃的覆盖，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关于印人的流派归属与界定、印风的形成与变化，都需要史料和印作图版的支撑，尤其对于那些流派篆刻艺术史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更是如此。鉴于《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特殊视角和分类方法，我们希望在其编辑过程中对现存的许多问题有所清理并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以使人们对各时期印人、流派的印风有一明晰的认识。出于对历史上印章文化的全面观照，《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还十分注意民间用印的收集和整理，诸如历代印匱、元代押印、以及明清青花瓷器押印等等。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印章发展中的另外一侧。

概言之，《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是以艺术风格的分类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因此我们期望其不仅对研究篆刻艺术的专家来说是一套有价值的史料图谱，也期望其成为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们有价值的艺术资料和学习范本。从中既可看到各时代、各流派不同印风的代表作品，了解印风的形成与盛衰，也可以看到流派的承递与篆刻家的成长之路。

目 录

凡例.....	1
中国历代印风总序.....	1
历代印玺封泥综述.....	1
图版	
战国印玺封泥.....	15
秦印玺.....	83
秦封泥.....	125
汉印玺.....	168
汉封泥.....	191
附:新莽封泥.....	270
北魏河南邺城印玺.....	277
唐代印玺.....	287
明南京城砖印玺.....	291
明清紫砂印玺.....	292

历代印玺封泥综述

傅嘉仪

近百年来，出土和发现的印玺、封泥资料已十分丰富，它们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于印玺、封泥的质地、用途不同，制作工艺、文字内容、书体和章法也有差异，因此，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然而，这些不同并没有割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它们在制作的工艺过程中都始终依附着印玺。因此，我们弄清古代印玺的起源、用途与制作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略印玺天真、质朴之美感，体味封泥特有的清新的韵律美。

一、由印模到印玺、封泥

甲骨文中的“印”字写作“𠂇”，意为以手抑按压服，作人跪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印，执政所执信也，从爪从卩”。古人把印玺看作信物，刘熙《释名》曰：“印者，信也。”先秦时代，把各种印玺统称为“玺”。唐杜佑在《通典》中说：“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据此，有人认为印章源于三代。

殷商“三玺”（图1·A,B,C）的讨论，主要阐明了中国最早的印玺出现的时代及其用途。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于省吾、容庚、徐中舒三位学者都认为《邺中片羽》中的这三方玺属于商代。尔后，甲骨商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在《殷墟发掘》一书中引录了“三玺”的印拓。特别是著名印学家徐畅先生，在徐中舒、于省吾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甲骨卜辞及铜铭族徽文字资料，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至祖庚时的诸侯（氏族首领）“禽”、“亘”、“瞿”的佩印，即权力信物。

《周礼》中有三处提到玺，其一，“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见《地官·司市》）其二，《掌节》中有“货贿玺节”的说法。郑注云：“玺节者，今日之印章也。”其三，《秋官·职金》有“辨其物之媸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的叙述。郑注：“玺者，印也。既揭书櫱其数量，又以印封之。”《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襄公费康王送葬后返鲁，行至方城发生了季孙宿占据六邑之事，季孙宿派属大夫公冶去问侯襄公，接着用玺书追交公冶，命公冶呈报自己夺取六邑的原因。这个故事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玺使用的情况，所称的“玺书”即用玺印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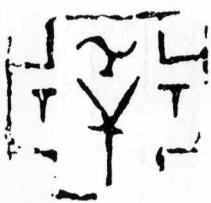


图 1·A



图 1·C



图 1·B



图 2·B



图 2·A



图 2·C



图 3·A

抑泥封后的简书。《左传》是信史，因此这段记载可看作有关玺印应用之最早的可靠记录。

古代印玺除用于器皿、砖瓦上的印记和专门用于封检册牍和杂物的封泥外，还用于宗教仪式、殉葬、烙马，同时印玺也曾用于装饰漆器、铜镜、带钩、货币等物品。

如果不单从“印玺”的概念来审定古代印玺之起源，它的起源则与用途紧密相关。从目前大量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认为印章起源于陶拍等劳动工具，这种说法开拓了中国印学史研究的视野，也引起了有关印章起源的学术争鸣。

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开始使用模具制作陶器，由于陶坯在晾干时会出现干裂现象，人们便在制陶过程中使用缠有绳线的器物拍打陶坯，这个新增工序不但使得陶器裂缝弥合、质地牢固，而且在陶器上留下了明显的绳纹与线纹，施行这项新增工序的器物就是陶拍，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制陶拍印的陶拍，已和后世印章有些相似之处。但因为这些陶拍的使用方法与形态，以及戳印出的图案纹饰，还不能完全达到表信的功能，所以只能是印章的雏形(图 2·A,B,C)。

如果我们把商代彝器铭文、族徽标志的制作与使用，与玺印加以比较(图 3·A,B)，那么，在江西修水山背张家嘴遗址出土的一件刻有云雷纹的“石印模”，就有了某种意义。这种陶模既有似印钮的把柄，又有雕刻的图案纹饰，从形式与印压的内容来看，可视为印章之雏形。正如《论衡·物势》所云：“今夫陶冶者，初证埴作器，必模范为形，故作之也”。

“钤印器皿，物勒工名”，此风滥觞于商周，战国大盛，秦汉蔚然成风。魏晋后渐少。西周印匱“圆乍儻(韶)埙”(图 4)文似金文，排列随意，外加边框，已有标记的作用。这种印式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战国齐印匱发现类似最多。近年来陕西的考古发掘中也出现了不少战国秦印匱，多见于盆、罐等器皿。而在咸阳城故址和临潼兵马俑坑的雕塑上发现了大量的印匱和铭刻，为研究秦代印匱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图 5)。其中有戳压陶器的玺印，其印文多为督造者所居地名、督造者名，督造者执事期间所辖之仓库名、工匠名、官定量器单位的印名。

印匱，是指戳压在砖瓦与匱质生活器皿上的印章经烧制后形成的印记。封泥是古代抑印于胶质粘土，用以封缄目验，以防奸宄揭拆的印迹。作为古代用印的基本方法，两者(即印陶与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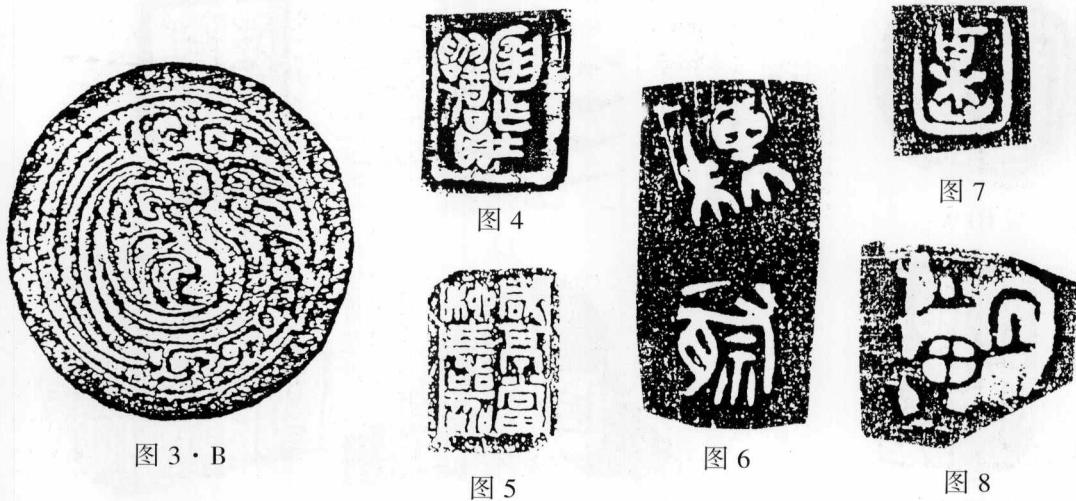


图 3·B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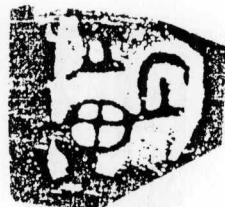


图 8

泥)有相似之处,不过印匱是烧制而成的陶器,而封泥则是未经烧制的胶泥。印匱始于商周、盛于秦汉,多见于板瓦、筒瓦、砖、量器、鬲、缶、鉢、罐、盆、瓮、壶等陶质器物、器皿上。在纸张广泛使用之前,印玺主要作用于泥封,今天所见封泥实物,是中国古代印玺使用之珍贵遗存。清道光年间四川、陕西等地发现封泥,因年代久远,当时亦不明用途,曾误认为铸印之范。尔后,戴熙、刘喜海方始判为封泥。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寻幽探源,首次钩沉出古代封泥“检封”的庐山真面目。吴式芬、陈介祺编著的《封泥考略》成为有关古封泥的第一本专著,封泥也可看作是近现代火漆印封的滥觞。今天常见的印封现象,如在重要的信件档案交往中缄处钤朱印以守机密,封门时加盖公章于封条之上的作法,实质上都是古代“泥封”的流变。

以下拟按时代顺序对印陶、封泥略加叙述。

二、战国印匱与战国封泥

中国古代印匱的主要作用在于“考课稽核”。战国陶器施印的方法各国形式不同,风格迥异,地域特点鲜明。齐国地区出土的官印多带有纪事内容。有的文字较长,如“阳都邑圣(聚)邈盟之玺”八个字,有的则比较简单,如“齐立邦玺”等,还有标准量器专用的,如“陈华右莫廪口亭金”等。我们在陶器上还常见到齐国的巨玺与重叠双印,有些印匱内容除名氏外还包括籍贯如“右敞□乡尚毕里季鼎”,这些印匱多呈正方形。燕下都出土的印匱文字简单一些,如“匱午”、“匱攻昌”等,形状多为长方形;郑州、洛阳等地出土的印匱更为简单,通常只有一两个字,为方形或圆形。陕西咸阳出土的印匱多为长方形,字数较多,四字、六字与八字较常见,印文内容多以“市”、“里”、“亭”与工匠名构成,采用的书体介于战国的石鼓文与小篆之间。

战国时期印匱分布地域广。器物器皿上使用也比较多,加之战国文字各国有异,印式不同,故印匱文字章法排列上也异彩纷呈。但大体可分为公章与私印二大类,其方形与圆形,长条与无形,单字与多字、阴文与阳文等各显特色。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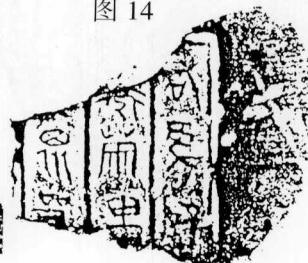


图 15

兹将战国印玺的特点分述如下：

印玺中常有单字单用，也可活字排字，二字或多字组合，其文义不同，如“棵祭”等（图 6）。

“□白”山东邹县出土（图 7）：为合文印，两字穿插在一起，有边框，印玺虽小但紧凑而有变化。

“豆里宝”山东临淄出土（图 8）：印文与古玺印书体相同，从左至右排列，无边框。印玺古朴苍浑。

“豆里宝”山东临淄出土（图 9）：“豆里”二字笔道相通，横平竖直。此印玺为急就凿刻，故有遒劲之美。

“轍(城)圜(宝)”山东临淄出土（图 10）：三字为上二下一的三角形排列，装饰性浓厚，颇具天真之气。

“东武市”山西出土（图 11）：长方形印，有外框，审其书体已有秦代印玺风格，此类印玺除山西外，其他各地亦有类似者。

“降亭”山西侯马出土（图 12）：其印玺风格属战国印玺，陶片上绳纹明显，有图文并茂之魅力。

“寺(市)”（图 13）：一陶二印。字形有隶意。可见当时陶工不拘官方通行的书体，以民间习惯书体用于制陶。从“寺”字下边一点为横笔，最可说明民间书体之随意性。

“酷里人蹻者马童”山东临淄出土（图 14）：此印从右至左，二、二、三字排，前四字分二行居上，后三字上下通排，故印面之右下角大空，表现出战国印玺恣肆、奇险的特点。

“右畝□乡荣里众□”山东临淄出土（图 15）：此印玺类似朱文印，鲁地出土较多。印文与战国玺印相同，只是在界格和边框上有异。

“平门内□賈左畝亭”山东出土（图 16）：朱文，有边框，无界格。印文错落，章法活泼，此类印式在古玺印中多见。

“左南郭衡(乡)辛蹻里怒”山东临淄出土（图 17）：八字印玺，二行排列，作长方形。为山东印玺中别具一格者。

“匱工三商八月”河北易县出土（图 18）：此六字印玺（“八月”二字为合文），在河北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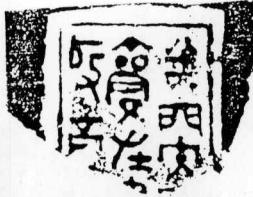


图 16



图 17



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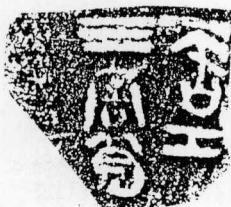


图 18



图 20



图 21

印匱中为章法轻松随意型,排列有序,疏密得体。

“左官谈”河北易县出土(图 19):河北出土印匱中与古玺印式相同者甚多。

“匱攻午”河北易县出土(图 20):三字,竖长形,印文较粗。全印质朴,宏博,有河北印匱粗犷、简洁的鲜明特色。

“匱乡□里圜賚”山东临淄出土(图 21):此印无边框,印下有“田”字图案,是表示产品合格的标记。印文与图案合璧,山东出土的印匱亦有此名者。

“杏(大)匱圜里鑄者□”山东临淄出土(图 22):一陶二印,方形略见长。其印四边未按压齐全,因而产生了残破中见完整的情趣。

“绝书”(图 23):此二字不易识。其字形较长,有战国文字形长体秀的特征。

“东酷里□□”山东临淄出土(图 24):战国五字印匱,印文侧右,但印左边线加重,因而全印仍不失平稳之感。

“圜里王晋”山东出土(图 25):阔边细文,对比强烈。字形与战国金文同,此印平正端庄。

“匱圜鑄里人丹”山东临淄出土(图 26)六字方印。共三行,每行二字,右至左顺读,印文笔意明显,疏密呼应。

“格氏”河南荥阳张楼故城出土(图 27):豫地出土圆形战国玺印较少见。此印章法奇妙,“氏”字居“格”字之中,可以合文视之。

“堲(邢)公”河南温县北平皋出土(图 28):此二字半通印,有印面较大者,亦有此一陶二印较小者。

“𦥑(尹)亭”河南荥阳故址出土(图 29):此印匱类似战国小玺。印文二字排列有序,“亭”字占比例较小,“𦥑”字较大,二字与金文结构相同。

“陞(邢)公”河南温县北平皋出土(图 30)为单印,印面较大。此“邢”字印有“阝”部在左,也有在右者。

“迺豆”河南登封阳城出土(图 31):此印匱两见,唯“耳”字有异。为半通战国印,印面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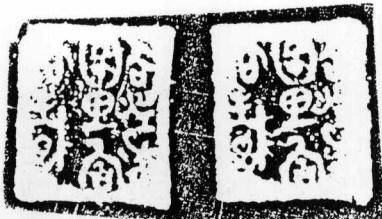


图 22



图 24



图 25



图 26



图 23



图 27



图 28

差错落，筋脉相连。

“亭”陕西凤翔出土(图 32)：凤翔为雍城旧址，陶文为战国遗物。“亭”字下部“丁”字类似金文。印甸压在陶器纹饰上相映成趣，别有韵味。

“驺”咸阳秦故城遗址和秦兵马俑坑均有出土(图 33)：此印笔画宽浑，印面丰褥，与其它“驺”字风格迥然不同。

“平都□□左安□男玺”山东出土(图 34)：为印甸中之巨玺，印有外边框，字排三行，从右至左顺读，为三、三、三字排列。笔道宽宏，上下贯气，全印浑厚、遒劲。从此印甸可以窥见古玺制作工艺的一些轨迹，同时也可以联想到印甸、封泥的异工同曲之妙。

封泥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使用，然而人们对封泥的认识却比较晚，据记载清道光二年(1822)四川之挖山药者，首见封泥。道光二十年(1840)吴荣光有著录行世，后清赵之谦在其《补寰宇访碑录》中对封泥有所记载，但误认为是“印范”。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刘锷之《铁云藏陶》才识清封泥真面目，后世研究封泥之著录较多，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封泥的重视。

从旧谱中所见战国封泥仅二十余枚，兹录其中六枚分析于下：

“大竈”(图 35)：二字，白文，阔边。战国封泥与战国印甸较相似，同时从战国朱文小玺中也可见此类印。

“訟□”(图 36)：二字，白文，阔边。封泥周围存泥较多，故此封泥有厚重之感，印面虽然不大，但方寸之地，却有气象万千之势。

“甬緒”(图 37)：二字，朱文，无边。封泥周边残留部分，恰似印之边框，印面文字上小下大，上虚下实，于平实中见灵变。

“王□”(图 38)：二字，朱文。印面很小，饰有方框，文字清晰，审印文“王止”二字应为私印，可见战国印玺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

“鄖乾居祢”(图 39)：四字，朱文。饰有边框，战国封泥中有四字者不多见。封泥周边存泥宽窄残整不一，颇有变化，使全印倍增活力，神采飞扬。



图 29



图 30



图 33



图 31



图 32



图 35



图 34

“民鄼信鉶”(图 40):四字,朱文。饰边框,印面较大,边框外存泥宽厚,战国私印中印面大者少。此印雄浑磅礴,为战国封泥中之代表作。

三、秦印匱与秦封泥

秦享国较短,秦印匱又多出土于故城咸阳,因而秦印匱与先秦印匱相似,大多不易区分。也就是说,在秦始皇统治时期,秦代印匱仍旧在许多方面沿袭了战国时期秦印玺的形制。临潼兵马俑坑出土的兵马俑身上的印匱以及秦始皇陵后出砖瓦残片上的印匱文字多为郡望、官署、工匠名或私名。尽管做工精细程度不同,却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用笔清新,文字写实,给人毫无矫饰的感觉。我们从中也可管窥到秦代民间书法质朴苍雄的艺术风格。

秦印匱的主要内容为中央官署制陶作坊,官营中徭役性制陶作坊,都邑和郡县、市、亭制陶作坊,民间私营制陶作坊的名称或居地,以及工匠之名,其中不少中央官署之称,不仅为研究秦官制提供了佐证,也弥补了史书中秦官制的一些空白。

秦印匱的形制也比较丰富多彩,一般中央官署级别的印匱多为正方形,竖长方形,横长方形,复字居多,单字次之。“市”、“亭”及民间作坊印匱,以正方形和圆形为主,分二字和四字两种,文字有朱文、白文之分。

秦印匱与战国印匱相比,秦印匱又具有秦人大朴不雕、高亢苍浑之气,器皿上的印匱,较为工整规矩,砖瓦上的印匱则有工匠们不加修饰、淳朴天真,质朴清新的特点。

秦印匱不仅印文珍奇,而且印面构图多样,特别是单字组合的诏版铭文,为后世活字排字开一先河。

今从秦都咸阳遗址,秦陵和兵马俑能出之印匱,选其部分简述于下:

“咸亭廊里黎器”(图 41):为民间营制陶器作坊之印匱。“咸亭”为咸阳之简称,秦时咸阳有“咸阳市”、“咸阳亭”、“咸阳隧”、“咸阳城”、“咸阳”、“咸原”、“咸邑”等称谓,“廊里”为陶工



图 36



图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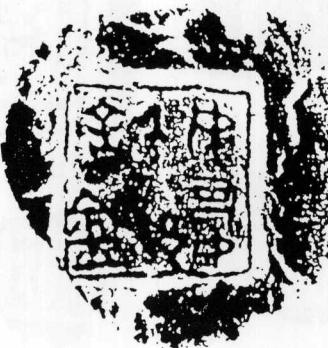


图 38



图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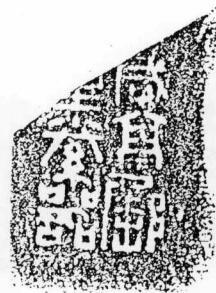


图 41



图 42

之居所。“秦”为陶工名。“器”为陶工所制之器皿。从而得民间制陶作坊印记的特征是其具有居地、作坊和工匠者名。

“咸直里文”秦咸阳城遗址出土(图 42)：“咸直里文”是“咸亭”、“直里”的合称，为居地名，“文”为陶工之名。印玺有“田”字格与秦印吻合。唯“文”字中饰有“工”字，与金文中饰“心”、“O”、“+”虽不同，但“工”字与陶工身份较吻合。

“右校”为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瓦件(图 43)：此印玺为白文，上下排列，无边框。据《后汉书·百官志》记，“将作大匠，其属官有左校令一人，掌左工徒，右校令一人，掌右工徒”。“右校”应为“右校令”之省文。其印式为秦之半通印。

“咸新安盼”咸阳滩毛村南渭河北岸出土(图 44)：陶质，朱文，反书。饰“田”字格，印文清秀，为秦之标准小篆。从朱文反书来看，应为制陶之印范，因古时印玺除金属印外，尚有陶质印。

“敬”秦咸阳故址出土(图 45)：陶质、白文。秦吉语印多见铜质坛纽，此陶质印玺为正文，故应为印玺之母范。另有“敬事”二字陶质印，书体尚有战国遗韵，这说明秦统一后，小篆已为流行正体字，但旧有的文字还有沿用现象。

“大匠”秦兵马俑遗址出土(图 46)：“大匠”，官名，秦始置，职掌王室的土木工程。此印以朱计白，笔画较粗，为秦印中少见者。

“宫水”秦兵马俑遗址出土(图 47)：“水”即“都水”，“宫”字“宀”下省作三横，有宫殿台阶之意。

秦为统一度量衡曾三次颁发诏令，故在咸阳、西安等地出土诏版较多。(图 48·A,B)诏版用于陶制衡器，主要有凸出的朱文和凹下的白文。朱文为活字排字，以单个字印模组排成诏令；白文则以四字为一印模，然后以诏文顺序钤拓，这也是秦代在印玺压模上之创新见证。

关于秦代封泥，旧谱中收录甚少，由于多系传世，有准确出土地点者不多。故学者以官职地理是否合乎秦制，文字风格是否与秦文字相似，印面有无界格为判定秦封泥之标准。

1995 年冬，在西安北郊汉未央宫遗址北二公里处出土了近 2 000 枚秦代封泥，对研究秦代之官职、地理、文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秦汉玺印封泥的断代确认，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



图 43



图 45



图 47



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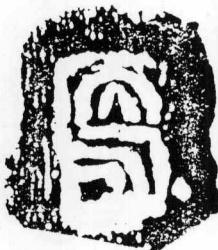


图 46



图 48 ·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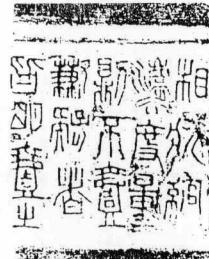


图 48 ·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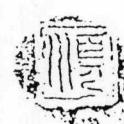


图 49



图 50 · A

这批封泥出土地点明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内容完整,字迹清晰,释读准确性高,剔除内容重复者,可得中央及地方官署、职官名称达三百多个。由于官职名称与地名的大量出现,对全面、科学、系统地研究秦汉官职和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由于这批封泥的品相好,品种多,也给古文字研究者、书法篆刻艺术研究者、爱好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古文字及秦汉印玺的艺术信息。

这批封泥的出土还对研究秦汉宫殿变迁和使用,提供了可靠地理位置。封泥的形制以圆形为主,兼有压匣的方形和长方形,封泥的印式、印文书体开拓了人们对秦封泥印文使用和章法布局的新认识。加之对先此面市的秦封泥与秦印陶、秦玺印的综合研究,必然会弥补中国印学史上的空白。此举其部分有代表性者分述于下。

“一字印”(图 49):秦封泥中,单独一字印有“顺”、“福”等。所谓一字印即完整单独以一字为印,或以活字排字中之单字。

“二字印”(图 50 · A,B,C):有方形左右排列者,如“宗正”、“少府”等。有半通上下排列者,如“桑林”,上下两字间仅饰一线。有饰“曰”字格者,如“泰官”、“泰仓”、“都船”等,有“日”字格横置者如“少府”等。封泥边框之外,残泥虚实变化为封泥又增光彩。

二字者有不饰界格者,如“中厩”(图 51)印文“中”字上下皆有二笔横划,为战国文字流行体。其印面未饰界格,亦与战国玺印同。

“西盐”(图 52):二字半通印无界格。其印文书体与战国金文同,章法亦与战国玺印同,但从每字的局部可窥见秦小篆的萌体。

“中谒者”(图 53):三字印,此印为圆形印。上一、下二呈三角形排列。“中”字形扁,“谒者”二字较大,在秦印中为少见者。

“东苑丞印”(图 54):四字印,为标准秦小篆,秀丽、润圆、清新,饰有“田”字格。亦为秦封泥最多见之印式。

“□中材姁”(图 55):此印“材”字之“才”旁为战国金文之形态。说明流通文字使用时,旧体字仍有沿用。